

德

群書考索卷四十六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校刊

。兵門

守邊類

周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天子命將帥遣戍役以衛中國歌采穢以遣之詩

戰國齊威王有檀子守城南盼子守高唐黔天守徐州而楚趙燕不敢寇邊。李牧之為趙將吾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不從中沃故能北逐單于東破胡滅襜褕西抑強秦南阻韓魏後趙王用郭開之讒誅李牧而令顏聚代之是以為強秦所滅也

秦并六國迺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初匈奴七百餘里

晁晉曰秦築塞河上置戍卒萬餘以衛邊地欲廣大也

漢興與匈奴和親至文帝時嘗約入寇帝邊備守不設兵深入又以
蘇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天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
備胡備如帝自為代王已習知邊事故於邊備尤留心焉。三年匈奴
入居北地河南為寇上幸甘泉因幸太原。十年行幸甘泉。十一年
幸代。十五年幸雍。後元二年行幸絳陽宮。三年幸代。四年幸
雍。五年行幸隴西又行幸代數行幸邊上又躬自勞軍勤兵故當帝
之世雖匈奴北邊而不為害

時晁厝上書言備邊之要又陳募民守塞之策

武帝遣韓安國屯漁陽郭昌屯朔方又遣徐自為築五原塞皆築外城
設屯戍以守之

景帝時言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為之高城深塹具簡石
布渠谷所以備其要害之處為之相其陰陽審其土地以裂里割宅所
以使民有長居之心身昭帝以後匈奴畏中國之威希犯邊境而欽塞
稱藩矣

匈奴傳陳考祥曰漢屬門雲中以備北狄隨西諸郡備西寇巴蜀
郡備西南夷遼東燕齊諸郡備朝鮮會稽諸郡備南越北邊備之大
凡也

後漢光武中興邊陲往往置郡尉

明帝之初以為野無風塵乃悉罷沿邊屯兵。永平八年初置度遼將
軍屯五原曼相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城等諸度遼將軍營屯朔方
五原之邊縣妻子自隨便占著邊縣父母同產欲相代者悉聽之亡者
贖罪各有差凡徙者賜弓弩衣糧。永平十六年詔郡國中都官死罪
繫囚城死罪一等各令詣軍營屯朔方燉煌妻子自隨父母同產欲求
徙者悉聽之

章帝建初七年詔天下繫囚城死罪一等詣邊妻子自隨占著所在父
母同產欲相徙者悉聽之其後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而蠻有變則置
象林兵

永平置堯犯三輔則置長安誰二尉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

安帝其後又盜作公邊緣海

順帝始令公邊增置步兵緣海屯兵而益多矣魏。永和五年人執風漢陽築隨道塢三百所置屯兵。又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所西。

晉武帝時辛祐修德信以懷吳人與陸抗對境抗告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

宋文帝每歲為後魏侵境令朝臣議河承天陳備邊之要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二曰浚復城隍以增垣防三曰集偶車牛以飾戎械四曰計丁課役勿使有闕魏。

唐武德初改郡為太守為刺史其邊領及襟帶之地置總管府以領軍戎。七年改總管府為都督府因隋未分割州府倍多前代。正觀初并省州縣始於山河形便分為十道魏。

唐初安東安北安西皆置都督府意其戎兵不少矣然以

太宗威加四夷舉三邊十萬而足其後李林甫徵人主以邊功而三邊

之師四十九萬成馬八萬餘疋魏。又太宗嘗謂李勣曰煬帝不擇人守邊以備虜今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於長城遠矣。

中宗詔張仁直為總管屯邊始築三受降城於河外突厥。

代宗時郭子儀屯邠州李抱玉屯高壁馬璘屯原州李忠臣屯涇州李忠誠屯鳳翔賊布遜屯渭北備虜之入吐蕃。

德宗西北有防敵之地時陸贄謂中國守備易用所長八利可致六失可去帝重其言而不行。

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遠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自武德至天寶

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其在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末繼以

後都督帝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名官睿宗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以後朔方諸鎮皆置節度

使自祿山結亂肅宗始徵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

昔乘囊回紇於功中國不振四十餘年使傷耗之民竭力奉職西輸
賄繒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於是遠徵士馬列戍疆
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畧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

陸贄奏議

宋朝國初以勇悍忠實之臣分控西北邊孔道何繼筠守滄景李漢超
守關南以備北虜郭進在邢州以禦太原魏州董遵海守通
遠軍以捍西戎故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兵制

太祖建隆二年初五代募民盜戎八馬官給其直籍數以補戰騎之闕
上欲敦信保境戎戢於邊諸州禁民無得出塞侵盜前所盜馬盡令
還之由是夷狄畏慕不敢內侮繼。上嘗語近臣曰安邊御衆須足得
人若分邊寄者皆稟朕意則必優恤家屬厚其爵祿多與公錢及屬州
縣部四圍免稅聽其召募驍勇為之爪牙苟財用豐盈必能集事朕雖
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辭也訓

太宗端拱中北虜寇邊張洎奏請聚兵積穀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

勿遺武。淳化元年上召中丞王化基問以邊事化基曰天下所患根

本未固根本固則枝幹不足憂今朝廷治則邊鄙何患乎不安矣緣。

太宗每選將帥鎮撫邊郡為制虜之策其後戎虜稍稍罷去戰士保境

自守因對近臣語其事寇準曰陛下長駕遠馭動有節制今黠虜竄伏

邊城晏閉皆養使然續

真宗謂近臣曰邊防常全其積穀聚人不可弛也又咸平中選兵未

息上與李沆等議禦戎之計分遣白守素屯威虜軍楊延昭屯保州田

敏屯北平寨以當賊鋒始至勿與鬪待其氣衰使之奔命不暇又命裴

自榮屯寧遠軍張繼曼屯邢州扼東西路戎寇及瀘淵之幸王師大捷

又楊延昭等諸將各擇兵在邊扼其歸路使人勢至遂乞和續。咸平

三年真宗問王濟以邊事濟曰陛下承二聖之基擁萬方之衆蠢茲醜

虜敢爾憑陵蓋諱謀當位之臣未有如昔人者衆皆謂國家所恃獨洪

河耳此誠難難之秋不然臣懼胡人將飲馬於河渚矣退而募備邊策

十五條以獻上曰近聞西戎之剽皆不利而去王師所獲俘誠甚衆然

朕以戒疆吏但謹烽候嚴本乘來即驅逐去勿追捕乃遣使與邊將議
靈州愆父之便慶令關右之民育以息有饋。景德三年上曰比詔河
東募士人為廣銳神虎諸軍就置營宇蓋以契丹未平此等皆勁勇且
習知山川道路故帥臣每患其少嘗許續募令道防罷擊若遂令減去
即為弛備然豈可歲增不已乃詔以見存為定額缺則補之。夔州
轉運丁謂言近於施州南界建柵立柵要營益師屯戍慮難供饋復置
屯田歲獲資糧足以贍給可省糞運之費謂因言邊防要害若所委之
官不邀功不生事常以安靜為勝悉依詔條撫理制置則饜僚不敢為
非上曰比來邊境不寧多由守臣生事况條制其明奉而行之必無事
矣編。時秦州掩殺蕃寇萬餘上聞之顧左右曰番部境邊掩殺固其
宜矣苟能靜守封疆不令侵軼此尤佳也上
仁宗慶曆三年諫官歐陽修言朝廷與契丹通好僅四十年無有纖芥
之隙而輒萌奸計妄有請求切以戎狄貪婪性同狼犬遇強則伏見弱
便欺臣切怪在朝之臣苟偷安靜自河以北絕無處置因楮弛慢謹復

樹心豈可待虜使在廷寇兵壓境然後計無所出空務倉皇而已狀上
慶曆四年樞密副使韓琦參知政事范仲淹並對於崇政殿上言曰
策曰昨元昊叛命王師數出不利而北虜舉數十萬衆謂元昊是舅甥
之邦中國不當稱兵國家以生民之故稍增金縷以續盟好今元昊雖
暫求通順得知物力稍寬則又有長驅深入并吞關輔之心何以知之
昨定州之戰彼作偽詔誘脅邊人欲定關中為今日之謀者莫若擇帥
練兵日計用武之策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彼知我有謀有備
不敢輕舉而盟約可固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困可擊
未必能為中國之患編。參知政事范仲淹言契丹元昊有六可疑三
可憂今乞聖慈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
衡則乞今日同署一奏納於御前使中外安靜不更憂疑他日或設大
事責有所歸如大臣不敢保信則乞指揮大臣今日更不歸聽經畫河
東禦捍之策抽何路軍馬用何人將帥添若干錢帛撥何處要害如此
定策猶恐後時不能當二虜之勢或更因循度日直候大寇入境然後

為謀則河東一傾危逼宗社極論不敢有隱惟聖斷處之上。先是范
仲淹受命主西事富弼主北事弼條上河北守禦十三策曰宋朝以兵
得天下震耀武威若太祖皇帝待北虜僅若一族每與之戰未嘗不克
太宗皇帝因親征之蚩虜志遂驕頓年寇邊勝敗相半真宗皇帝嗣位
之始專用文德於時舊兵宿將往往淪沒虜騎深入直抵澶淵河朔大
騷乘輿北幸於是講金帛啗之之術以結歡好自此河湟百姓幾四十
年不識干戈歲遣差優然不足以當用兵之費百一二焉則知澶淵之
盟未為失策上。今河北三十六州軍內沿邊次邊如北京雄霸祁保
瀛莫滄定鎮冀十一州廣信安肅順安信安保寧乾寧永寧七軍總一
十九城皆要害之地可以控制虜寇而不得深入矣定為右臂瀛為左
臂滄為腹心北京為頭角此四城者河朔之所望也餘十五城為指爪
支節乃四城之所使者定滄瀛各置一帥北京置一大帥餘十五城分
屬定瀛滄三路悉擇善將守之十九城都用兵三十萬此三十萬兵非
如景德年也閉門自守皆使出而接戰者也頃年大兵悉屯定州然則

城不使出戰者蓋恐一敗塗地無所救援且防中渡之變也今雖用兵
三十萬而分置十九城左敗則右救從失則橫援豈有昔時之震邪其
外十二城不復蓄兵只以本郡鄉兵堅守不使出戰上。河朔州軍長
吏最宜得人以備旬叙之變自來都不選擇賊污不才年老昏昧者盡
使為之又移替不定久者不過一二年其間苟且之人只是幹尋常之
務其經久利害自知不及其身事皆不為前後相承積弊已甚若不選
人久任以矯前失則異日虜有變故邊城不守浸淫流入為患不細上
。除上件十九州軍寨長吏以下並乞詔本路轉運提刑安撫部署鈐
轄分壁舉充仍委樞密院三班審官鈐司選舉不許積人並須三年一
替所責上下得人衆職皆舉用兵之際有可供使與夫臨時外求得夫
拒萬也上。臣頃聞河朔人說契丹自山得斬伐林木開鑿道路直抵
西山漢界而止今則來往通快可以行師臣亦細詰其由云契丹舊亦
疑朝廷復燕之恐天兵渡界河直北趨燕京則虜人欲出我不意由山
後遣兵旁擊鎮定橫行河朔牽制王師以解收燕之慮也當得能幹而

謹密者陰往繼制如何也或如何擇禦必有可以勝之之術先事而定
以待其來則保邊之道也漢唐以來匈奴入寇率由上郡雁門定襄等
路蓋當時中國拘全燕之地有險可守匈奴不敢由此路而來也自石
晉割燕薊入契丹無險可守由是虜騎直出燕不復尋定襄等故道今
朝廷若留意河朔邊鄙有備虜不可得而入須求別路以來或雖可入
寇第取定襄等路為犄角之勢則河東不得不大為防或初立城池或
造設險阻何地可以設奇伏何地可以出牽制此須預經度素有防備
則臨時足以禦捍應卒不至倉皇從與河朔表裏相應寇不能逞其欲
實邊防之急務也。自契丹侵取燕薊以北拓拔自得靈夏以西其間
所生豪英皆為其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力稱中國位號方中國官
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號令是二虜所為皆
與中國等而又勁兵驍將行於中國中國所有彼盡得之彼之所長中
國不及當以中國勅敵待之度幾可禦豈可以上古之夷狄二虜也范
仲淹言今北虜西戎合謀并力夾困中原西兵數年未能平定近方遣

使往復以議通順餘可假借以成和好然後重議邊事退移兵馬減省
糧軍蘇我生民勤我稼穡選將練士使民強兵銳以待四夷之變此帝
王有道之術社稷無窮之福也。范仲淹麟府二州所修堡寨只是
通得麟府道路其四路別無城寨防守因奏張洸得以增廣堡寨宜使
就總其役詔既下而明鑄特不可屢牒止洸洸曰受命置堡寨豈可得
經累牒而止耶坐違節度所耳心堡寨必為也每得置案上卒事乃
發封自劾朝廷不問編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兵萬人。河外遂安。蕃。
慶曆六年詔陝西河東經畧司西人雖納款稱臣然大戍之心詭譎難
信恐諸路乘龍兵之後漸弛邊備其益務練兵卒完城。常若寇至有
不如詔者亟以名聞。至和二年先是潘美帥河東寇鈔為已累
令民內徙空寨下不耕號禁地而析代州寧化火山軍。田其廣歐陽
脩常奏乞耕之詔范仲淹相視請如修奏尋為明鑄沮撓不克行及韓
琦至遣人行視曰此皆我腴田民居舊迹猶存今不耕適。當以資虜遂
奏募弓箭手居之會琦去即詔弼議弼請如琦奏凡得戶二千墾地九

千六百頃上。又嘗謂馬知節曰邊防禦戎之術何者為先知節曰邊

防之地橫亘雖長然極要害以拒其來惟順安軍至西山不數百里

神宗元豐四年八月上謂大臣曰自來邊探多不得實如虜南與師人

多旁邊百里內林菁險阻道路難進今得走馬奏大兵至落茹堦村乃

有良田萬頃頗多積穀其林菁乃在數百里外去邊百里之間探報尚

且如此乃知傳聞多不足信昔趙充國願至金城圖上方畧馬援聚米

為山川蓋傳聞不如一見爾長

哲宗紹聖元年七月三省樞密院同對以熙河路安撫使蔣之奇所奏

攻守和三策進讀于前李清臣奏曰攻所言春秋左氏用三師以疲楚

者固為上策然慶曆中元昊寇邊韓琦范仲淹嘗獻議近邊屯勁卒為

三屯互出擣虜使羗人並塞不得耕收乃困虜之道計已定會元昊乞

和章惇曰先朝是淺攻法及種耕硬探但使旁邊一二百里羗人不敢

耕則自當困弊故制羗之要數出有利制虜無如淺攻最良曹布曰此

但殘夷老幼甚可傷上曰豈吾人所欲哉蓋為彼殺掠我老幼如河西

被虜老酷故不得已報之使懲創其不復來爾非欲殺也

高宗紹興八年九月辛丑進呈新除公邊守臣王默等上宣諭曰今日

邊疆內則緩撫外則斥候二事至大未易得人宜精擇之上之留意政

事不間通邊皆得其要。二十九年十二月甲寅進呈楊枕探報北界

揭榜禁妄傳起軍事上曰此事有無固不必問朕觀其科擾勞役民不

聊生豈是長久之道朝廷但當精擇牧守務為自治安邊息民靜以待

之爾並月

孝宗除禁願告詞方今敵國雖和而二備當戒不可忽也

冗兵

三代之時未嘗無兵也今以漢志攷之云三代王者萬乘之兵甲士三

萬卒七十二萬可謂衆矣當時不謂之冗者蓋寓兵於農無坐食之兵

也

漢京師南北二軍數僅盈萬至於羽林期門之屬數猶未振

高祖以二十萬人秦關克之

武帝以十八萬騎巡北邊亦不謂之冗者置材官於郡國有事集兵事已則罷也杜佑通典謂漢武重兵悉在京師今以百官之致之光衛勳有衛士八十一人屯黃門二百人羽林即百一十八人羽林左騎八百人羽林右騎九百人惟三書即無有計亦不過千人官云諸郎多至千人總而計之為四千三百九十九人衛尉衛士衛卒六千人南宮北宮衛士共一千八百人右都候左都候衛士共二百九十九人官掖凡七門各有司馬以領衛士南屯百二人蒼龍四十人元武三十八人北屯三十八人朱雀二百四人東明百八十人朔平百二十四人總而計之為一十五百一十三人北軍五校所以領騎士如也越騎衆兵射聲各領七百人長水領七百二十人又中尉緹騎五百一十人總而計之為四千五十人惟城門屯兵數無所攷以官掖司馬所領者論之多者百八十人少者三十八人况十二門止領於一校無重兵恐多不過千人爾總是四者而計之則京師之兵僅餘萬人然此是中世以後之制若高文之世未有羽林虎賁未有七校則其數實益少也其兵何自

而冗哉

覆府兵既罷之後所謂神武神策騎兵不過數十萬而觀察節度之師掙角於天下大邑通都皆宿兵而長慶之數無慮百萬大計以三戶資一兵焉

高祖自太原發兵三萬餘及起義兵得兵二十萬及天下既定其願留宿衛者僅三萬人

太宗列置府兵六百三十四所在關中乃居三百六十有一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又府兵之置無事時耕於野若四方有命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矣其兵亦無自而冗也中世以來兵始冗矣

元宗時張說言宿衛之士至三十萬天寶元年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凡鎮兵四十九萬人蓋兵浸多矣

憲宗時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其後蕃鎮各擁兵自強天子自置兵於京師不勝其冗矣

五代之際四方割裂以區區中州之地

晉漢之兵嘗至於數十萬養之既費教與用之又皆不得其理

周世宗自高平之戰始知其弊乃曰今兵務精而不務多以農夫百不

能養甲士一安用後民膏血養此無用之兵於是簡去疲弱止存精銳

故能北走三關南定淮南

宋太祖鑒前代之弊益修教習之法黜疲懦幼得周代之兵中外總一

十二萬後平全蜀止揀其精銳百二十人則江南嶺南諸國可知矣

及乾德中揀成十萬富弼之語兵數既少故月給之外時有賜予由是

兵不貧乏而銳於役使力既強壯而勇戰鬪藝祖之所以平五強國者

用此道也姚內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夫以折衝方面之任而所領

之兵纔五千而已當

開寶中虜三萬寇定州太祖詔田欽祚領兵三千赴之大敗虜師則其

應敵之兵又不過如此當時中外之兵其數可知○至太宗伐劉繼元

駕前之兵蓋十餘萬兵稍稍益多矣其後曹彬之敗祈溝關也在行之

兵實二十萬

富弼云太宗有天下添兵至三十萬○真宗全盛時亦不過五六十

萬西邊警之後募兵其後募兵日廣

仁宗時遂至百餘萬

龐籍汰兵疏云夫寶元中騎兵雜日之外所增一百六十二營步兵

天武之外增七百五十二營而代郡汾邊汾海所增不下數十萬自

是增兵至百餘萬

孫洙號善論兵宋朝兵者其言古者兵一而已今內外之兵百餘萬而

別為三四又離為六七別為三四禁兵也廂兵也蕃兵也離為六七謂

之兵而不知戰也給漕輓者兵也服工役者兵也繕河防者兵也供寢

廟者兵也養國馬者兵也疲老而坐食者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於

今日也蓋今天下戶口千有餘萬而皇祐一歲之八一億二千六

百餘萬耗於兵者常十八而留州以供軍者又數百萬總戶口歲入之

數而以百萬兵計之無慮千戶而資一廂兵十萬而給一散卒其兵職

衛士之給又浮費數倍何得而不之覺也

仁宗至和中諫官范鎮言兵不在衆在練之與將如何耳儂智高反前後遣兵不知其幾亡命奔北不可勝數狄青請用蕃落廣銳車卒以數百騎取勝又言備契丹莫若寬河北河東之民備靈夏莫若寬關中之民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

神宗熙寧中裁減廂軍汰去禁卒之老弱者併營以省將校時有司會一歲所省以緡計者四十五萬以石計者四十萬以疋計者亦二十萬而西域諸國皆來朝貢夏人之款益恭契丹之盟愈固且談笑而復熙河

後漢光武以三千之衆敗尋邑百萬之師謝元以精卒八千敗符堅百萬之衆曹公赤壁之戰亦八十萬而不能敵周瑜之三萬趙括長平之戰蓋四十萬車馬以就坑然則師不在衆亦明矣

群書考索卷四十六

後集

群書考索卷四十七

山堂先生章

俊

建陽知縣區

玉

刊行

。兵門

兵法類附

夫兵法自神農黃帝以來則有其書至周大公而其法始備戰國以來著書者甚衆孫武穰苴吳起其尤者也漢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一曰權謀二曰形勢三曰陰陽四曰技巧今以藝文志攷之吳孫子兵法齊孫子公孫鞅吳起范蠡大夫種李季嫪毐春秋龐媛兒良廣武君韓信則列之權謀計十三家所著之書共二百五十九篇夫所謂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楚兵法蚩尤孫軫孫叔王孫尉繚魏公子景子季良了子項王則列之形勢十一家所著之書共九十二篇圖十八卷所謂形勢者需動矣舉後

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太乙兵法天乙兵法
神農兵法黃帝封胡風后力牧鳩治子鬼容區地與孟子東父師曠養
弘別成子望軍氣碎兵威勝方則列之陰陽十六家所著之書二百四
十九篇圖十卷所謂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
而為助者也鮑子兵法伍子胥公勝子笛子逢門射法陰通成射法李
將軍射法魏氏射法強弩射法王圍射法望遠連弩射法護軍射師王
賀射書苗宜子弋法劍道手搏諸家兵法楚鞠兵則列之技巧十三家
所著之書百九十九篇所謂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功守
之勝者也記上並
唐李靖對太宗曰黃帝立立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為四道八家處
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為陳法四為閑地所以起數於五處其中六
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道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
紆紆闢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謂散而成八復而為
一者也

大康曰傑乎黃帝之制兵也周之始興太公實繕其法始於岐都以建
井敵戎車三百兩虎賁二百人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數陣
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
衆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至威公伯天下任管仲接修太公法謂之
節制之師管仲之法三分齊國以為三軍

春秋時鄭國禦王有中軍左軍右軍右拒左拒是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
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李靖曰魚麗陣車步兼之謂之左右
拒言拒禦耳非敢出奇勝也邲之戰隨武子曰楚軍行右轅左追奪前
茅慮無中權後勁。又禦武子曰楚二廣廣有一戎卒卒偏之兩右
廣初駕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楚許伯禦樂伯攝
叔為右以致晉師

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五為五陳以相離兩於
前五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

襄公二十三年齊侯伐衛有先驅前軍有申驅次前有公車有二廣副

也有啓也。翼有肢也。翼有大殿也。漢之際六言以背水陳下趙。尉繚子武王伐紂皆濟水而陳。陳下之陳淮陰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左費將軍右皇帝在後。絳侯又在皇帝後。淮陰先合不利。孔將軍乘之大敗。垓下初項梁教羽以兵法，羽不肯。竟垓下之陳，兵家致人之術而羽獨不悟此。馬隆所以議魯公之不識也。

漢平天下，張良韓信申軍法，序次百八十二家，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楊僕拒樓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帝，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

正義用兵唯衛霍功績最著，顧方畧如何。至學古兵法之論，豈其天機敏而有所自得乎？及觀李靖、太宗問曰：以為霍去病暗與孫長合耳。漢氏驅劉法亦練孫兵法六十四陣。漢氏三分有諸葛亮者，以區區之蜀爭衡二國之間，八陣之法亦嘗考之矣。四為正，四為奇，餘為怪，奇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一端，天有行地有軸，前後為風，風輔於天，雲輔於地，衝有重列各四隊，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軍列各三隊。

前後之軸各三隊，云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有八陣。龍遊軍從後躡其敵，或擊左或擊右，聽音望塵以出，四奇。天地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為主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而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後軸為飛龍，雲為鳥翔，尖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雁實三軍皆逐，天文氣候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進，以正合以奇勝。今魚復平沙上有土石存焉，其八陣遺跡尚可想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出入變化莫知其蹤，是追黃帝太公管仲之遺制歟。

太宗嘗問李靖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陣，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陣本一也，分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幡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設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二說未知誰當也。李靖又云：臣觀破陣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幡，左右折旋趨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則八陣圖四頭八尾之制也。其後馬隆以晉師討涼州，用八陣法卒以取勝，寥寥數百載間。

誰授于此獨唐李靖作六花陣本諸葛八陣法也左右各三軍又虞候
兩軍中軍居中六軍在四畔象六出花外畫之方內環之圓太宗曰內
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正圓生於奇方所以規其步圓所以綴其
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緩應於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此武侯之法
也。又嘗教十三萬每陣三千以共一為營法五方圓曲直銳之形每
陣五變凡二十五而止。又嘗論諸家兵法唯五法為要左傳先備後
伍司馬法五人為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尺籍五符後世符籍以
紙為之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為二十五自二十五人而變
為七十五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合軍用騎則二十五
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太宗又問五行陣如何靖曰本因
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突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安可臨敵乎
兵詭道也故強立五行焉耳其後太宗命靖以兵法教虞君集君集言
於上曰李靖將反上問其故曰靖獨教臣以其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
上問靖曰此乃君集欲反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制四夷君集圖不

畫臣之術非反而何

肅宗時郭子儀討史思明敗於渭渠思明類為長蛇陣以待官軍擊之
首尾為兩翼而夾攻軍遂大潰陳霸先謂王僧辨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

宋太祖乾德二年以王全斌伐蜀示之川陝地圖親授以方略

太宗皇帝覽兵法陰符經請左右曰此皆詭詐奇兵不足以訓蓋奸雄
之志也古人所謂守文為難朕致致廢政廢政忘情願。雍熙四年五
月上製平戎萬全陣圖以示近臣因召邊將曰宜進潘美等陞殿親授
其進退攻擊之方

仁宗嘉祐六年大理寺丞郭固編校御閣所藏兵書先是見官編校書
籍而兵書與天文為秘書而不預大臣或言固知兵法即以命之然兵
書殘缺者多不能編補也編

英宗治平四年詔六宅副使郭固為內藏庫副使陞一任固嘉祐六年
四月奉詔編修兵書於秘閣至是書成故有是命上

神宗熙寧三年上曰今兵無紀律有紀律則足以勝敵矣安石曰紀律

所以自治算數所以勝敵故兵法曰多算勝少算不勝况於無算乎今
非但無紀律尤患無算數明。熙寧四年大理寺丞館閣校勘顧臨為
太子中允荆湖南路轉運判官提舉常平等事臨喜談兵嘗召對問以
兵學臨曰兵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動靜之機安危所繫也
上。熙寧五年詔賜王昭御製攻守圖符軍環珠武經總要神武秘畧
風角集占四路戰守約束各一部仍令秦鳳路經畧司抄錄。熙寧六
年十二月乙亥上謂輔臣曰李靖團力之法以三人者為隊長已令李
浩試之懿治二州疑亦可行王安石等曰三代至於漢魏皆以五人為
伍至如三人若一人戰死押官執刀在後即斬二人恐不可用。上復
論孫吳司馬及李靖團立之法王安石曰古論兵無如孫武者以其粗
見道故也如日有短長月有死生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五色之變不可
勝觀奇正之變不可勝窮蓋粗能見道故其言有及於此上曰能奇正
乃用兵之要奇者天道也正者地道也地道有常天道則變而無常至
於能用奇正以奇為正以正為奇則妙而神矣安石曰誠如此天能天

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能天能地利用出入則所謂神也神同能
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也。上善李靖結隊法召賈逵問之逵以為非詔
中書密院同議之安石曰今但結三人為隊又結五人為伍相傳執以
觀其孰勝則其可用與否立見矣上乃令郭固與殿司各為一法試其
可者七年二月上批已降旨令呂惠卿曾孝寬比較三人五人隊法可
速具比較事實以聞後惠卿等奏至而上旨卒用五人相結為法編三
月知制誥王益柔言試將作監主簿麻皓年嘗注孫吳二書及唐李靖
對問頗得古人意旨燕自撰臨機兵法甚精當欲望詳進所著書或可
採錄乞加試用從之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畧見於通典今對問出於此
阮逸家或云逸因杜氏附益之也同六月上論古人用兵奇正之術以
謂旗參差而不齊石大小而不應此真敗也至如韓信之破趙背水為
軍而棄大將旗鼓以誘敵彼成安君知兵者非示以真敗何能勝乎同
甲午上論結隊法因歎州兵之難以為今之邊臣曉知奇正之體者已
自無人况奇正之變乎且天地五行之數不過五故五陣之變出於古

然非強為之耳韓絳曰臣昔嘗請置講說之官今諸路帥臣各具戰陣之法來上取其所長立以為法上可之乃詔五路安撫使各具可用陣隊法及訪采知陣隊法者陳所見以聞。命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崇政殿呂升卿兼同修撰經義丙午上與輔臣論戰陣之法因曰兵陰事也主殺尚右而陽多者勝如高者可以勝下長者可以勝短是也內出攻守圖二十五部賜河北又出敵機樣送軍器監頒降修製同上以新定結隊法并賞罰格及置陣形勢等遠近侍李憲傳鄜延師趙鼎碑講求推及諸路詔高曰陣法之詳已令憲面諭令所圖止是一小陣卿其從容折問憲必一一有說然置陣法變久失其傳令朕一旦據意所得率爾為法恐有未盡宜無避忌但具奏來繼又詔高曰近令李憲齋新定結隊法并賞罰格併卿同詳議施行可及因以圖立將官更置陣法想卿必以深悉朝廷經畫之意如日近可以了當宜令李憲齋赴闕於是高奏臣伏詳置陣之法以結隊為先按李靖法五十人為一隊每三人自相得意者結為一小隊合三小隊為一中隊合五中隊為一大

隊餘押官隊頭副隊頭左右儼旗五人即充五十並相依附凡諸隊頭與賊相殺左右儼旗急進相救若左右儼旗被賊纏繞以次行人進前相救其進救人又被賊纏繞以次後行人急須進救其前行人被賊後行人不救者押官隊頭即斬之今聖制每一大隊合五中隊五十人為之中隊合三小隊九人為之小隊合三人為之亦擇心意相得者又選壯勇善鎗者一人為旗頭今日擇如已藝心相得者二人為左右儼次選勇悍者一人為引戰軍校一人執刀在後為擁隊凡隊內二人用命二人應援小隊用命中隊應援中隊用命大隊應援大隊用命小隊應援如逗遛觀望不即赴救致有陷失者本隊仰擁隊軍校次隊委本轄隊將審觀不救所由斬之其有不可救或赴救不及或自受敵體被重搶但非可救者皆不坐其說雖與古同而用法尤為精密此蓋陛下天錫勇智不待學而能也然而議者謂四十五人而一長不若五人而一長之密且以五人而一長即五十人而十長也推之於百千萬則為長者多而統制不一也至如周制五人為伍屬之比長五伍為兩屬之間

胥四兩為卒屬之族師五卒為旅屬之黨正五旅為師屬之州長五師為卒屬之命卿此猶今之軍制百人為都五都為營五營為軍十軍為廂四廂都指揮而下各有節級有負品亦昔之比長聞牙族師黨正之任也議者謂什伍之制於都法為便然都法恐非臨陣對敵決勝之術也况八陣之法久失其傳聖制渙然一新稽之前聞若合符節蓋法制一定易以致人敵好擊虛吾以虛形之敵好背實吾以實形之然而所擊者非其虛所背者非其實故逸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此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編熙寧八年二月上批見校試七軍營陣以分數不齊前後批語難為施用可令見校試官據其可取者草定八軍法以開初詔樞密院唐李靖兵法世無完書雜見通典雜析為舛又官院物各與今稱謂不同武大將佐多不能通其意可令樞密院兵房檢詳官與檢校中書刑房王震提舉修撰經義所檢討會收中書吏房習學公事王白管勾國子監丞郭逢原校政分類解釋令可行後又差樞密副都丞旨張誠一入押班李憲環逢原行視寬廣處關殿前司差馬軍

二十八百人教李靖營陣法以步軍副都指揮使楊遵為都大提舉誠

一憲為同提舉環逢原參議公事夏元象臧景等為將副部隊將勾當

公事凡三十萬人誠一等初用李靖六花陣法約授兵二萬人為率為

七軍內虞候軍各二千八百人取戰兵千九百人為七十六隊戰兵內

每軍弩手三百弓手三百馬軍五百跳盪四百奇兵四百輜重每軍九

百人是為二千八百人編。上諭李憲等曰黃帝始置八陣法敗蚩尤

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晉桓溫見之

曰常山蛇勢文武皆莫能識之此即九軍陣法也後至隋韓擒虎深明

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遭亂將臣通曉其法者頗多故造六花

陣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

六花陣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為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

陣即內外俱圓矣故以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

六花之陣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各一軍為二虞軍左右廂各二軍

為四廂軍與中軍共為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為九軍。宋祖宗

以來置殿前馬步三帥即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而馬步軍都虞候是為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為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即殿前都虞候專總中善一軍之事務是其名實與古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論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陰經中所載陣圖為法失之遠矣朕嘗覽近日臣僚所獻陣圖皆妄相惑無一可取果如此輩之說則兩敵相遇必須遣使預約戰日擇一寬平之地仍夷阜塞壑誅伐木如射圃教場方可盡其法耳以理推之知其不可用也決矣今可約李靖法為九軍營陣之制然李筌之圖乃營法非陣法也朕采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于一法而已止則曰營行則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為正陣為奇也編。元豐元年大名府元城縣主簿長璋上所注司馬穰苴兵法三卷詔遂學同。二年九月癸巳詔育上請路清野備敵法詔頒行之同。予嘗謂世之所謂兵法者見其所載司馬法有三代之遺制焉本之以仁治之以義明禮明信而師旅興焉太史公所謂宏達深遠穰苴為小國行師可暇及司馬之揖遜乎三代之師吾曰

因是而畧知其意矣春秋已來民未知義民未知信與夫剛而無禮繼伯者之佐猶有習聞三代之遺音者惜乎耳目動於功利正不勝奇三復潛軍卒以取勝而古兵法益遠矣孫吳號最善用兵者大抵料敵制勝莫長焉審世用間莫先焉今其書具存可覆也若夫太公六韜意者非太公書也其陰謀秘計蓋得與孫吳相上下享帝之小心文武一轍而皆謂有傾商之素謀哉或苟以其書為是則文武之志荒矣若夫李靖之對太宗其所以論歷代兵法至詳密焉蓋自三代而上奇不勝正三代而下正不勝奇雖以諸葛八陣之制正大之意充愧古人而卒不得尺寸之利終於三分蓋世變之下人偽之滋非奇不能制勝魏延直禱關尸之策豈所謂奇者乎惜乎亮之不察也。孟子曰我善為戰我善為陣大罪也豈有激於戰國計謀之士乎為術愈精則殺人愈多為法益工而害物益甚然則孫吳者其亦三代司馬之罪人乎

統軍官

宋內有三衙殿司馬司步司四廂之制外有總管鈐轄都監將官之制

中興以來以江置都統之官此內外掌兵之任也

三衙詳見官

宋於五代之制有侍衛親軍及殿前兩司蓋侍衛親軍起於後唐殿前始於周世宗顯德元年宋初侍衛親軍置都指揮使雖都虞候亦在殿前都指揮使上自三超罷職無復任者而侍衛司馬軍步軍遂分為二并殿前號三衙而馬步二軍始居殿前司之下焉三司天下之兵柄皆在其權雖重軍政統令則在樞密院與漢周間史洪肇之徒為之異矣此祖宗之微意非前世之所及也

殿前司都指揮使副指掌殿前諸班直及步騎諸指揮之名籍統制訓練番衛戍守遷補賞罰皆總其政令入則侍衛殿前出則扈從乘輿大禮則提點編排整肅禁衛鹵簿儀仗掌宿衛之事都指揮以節度為之副都指揮便都虞候以刺史以上充資序淺則主管本司公事馬步軍亦如之備則通治關則互攝祖宗以來三帥不曾闕兩人殿帥以難於提下超補政和中詔殿前都指揮使在節度之上殿前副都指揮使在

正任承宣之上殿前都虞候正任防禦之上宋初公後則有殿前都點檢在都指揮使上太祖由以承禪後不置焉中興以來主管殿前一

負

馬軍司

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都指揮使本方鎮軍校之名自

掌馬軍諸都指揮之名籍凡統制訓練番衛戍守遷補賞罰皆總兵政令餘所掌如掌殿前司政和中詔以馬軍都指揮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在正任觀察使之上馬軍虞候在正任防禦使之上中興以來主管侍衛馬軍司一負常出戍建康

步軍司

都指揮使副指賞罰掌諸指揮之名籍凡統制訓練番衛戍守

遷補賞罰皆總其政令餘所掌如殿前司政和中詔以步軍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在正任觀察使之上都虞候在正任防禦使之上中興以來主管侍衛步軍一負

四廂

捧日舊曰日騎雍熙中改曰捧日。天武舊曰控鶴興國中改曰

天武

四廂都指揮使龍神衛

龍衛舊曰龍捷興國中改曰龍衛。神衛舊曰虎捷興國中改曰神衛。衛四廂都指揮使皆以美名易禁軍之舊號也。殿前司捧日天武馬軍司龍衛步軍司神衛謂之上四軍各有左右廂廂各有三軍。捧日四廂都指揮使管舊城裏左廂煙火及殿前司馬軍龍衛四廂都指揮使管新城裏左管舊城裏右廂煙火及殿前司馬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管新城裏右廂煙火及馬軍司馬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管新城裏石廂煙火及步軍司馬軍三省總括此內之統握王旅者然也。

都總管副總管

魏黃初始置都督諸州軍事。後周改都督諸軍事為總管。武帝時以王謙為益州總管總管之名始此。隋文帝以并益荆揚四州置大總管其餘總管府置於諸州列于上中下三等。使持節煬帝改師都督為旅帥。唐諸州復有總管亦加使持節武德初邊要之地亦置。宋朝馬步軍都總管以節度使充。總管以觀察以下充有止一州者。

有數州為一路者有帶兩路三路者或文臣知州則管勾軍馬事舊稱重臣亦為都總管有禁兵駐泊之地者冠以駐泊之名咸平廢三路都總管景德詔鎮定兩路併為一路並去行營之名止為駐泊總管慶曆初詔近分陝西緣邊為四路各置經畧安撫招討等使自今路總管鈐轄以上許與都總管司同議軍事路分都監以下並聽都總管等節制遠者以軍法論。慶曆七年析河北四路各置都總管一員如無事止以安撫使總管諸路。慶曆八年諸州部置並改總管兵馬總管副總管。建炎初李綱言守備當於汭河汭淮松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其帥府文臣一員帶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武臣一員充副總管改路分為副總管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為帥副鈐轄為都監各以其兵從出聽其節制正官願行者聽紹興初要郡守臣罷帶兵職諸路副總管可依舊改充路分鈐轄紹興五年密院言東南多事合要近上兵官總領軍政乃詔浙江荆福建廣東可依三路置總管於帥府紹興七年淮東置總管十二年諸路並置州總管一員。

都鈐轄副鈐轄

宋以朝官及諸司使以上充或一州或一路或兩路或三路亦無都字者。嘉祐詔內臣為鈐轄都監者逐路止置一員。建炎中要郡守臣兼兵鈐轄以武臣為副改諸路都監為副鈐轄。紹興中守臣罷兼兵職副都轄改為路分都監而帥府如故。二十八年鎮江守楊杲言舊法一路則有路分鈐轄一州則有州鈐轄如常秀平江皆有之獨鎮江缺欲令置州鈐轄從之。

兵馬都監

宋朝兵馬都監有路分掌本路禁旅屯戍邊防訓練之政令以肅清所部。建炎中以要郡守臣帶本路兵馬都監武臣帶本路兵馬都監武臣一員充副都監。紹興中罷守臣兼兵職而副都監如故。

諸路將官

宋神宗留意武備本以擇西北二虜而推其法於東南故西北為多東南為少陝西諸路四十二將河北諸路三十七將而東南總十三將今

諸將九十二將各有正副軍中行圍陣隊調發賞罰皆關決於將副元帥物司馬光請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縣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等轄一如未置將官以前之法而樞密院難之止詔諸路將副在州駐劄不繫路分兵官知州并州鈐轄兼充者並差將官一員兼本州都監其軍將駐劄處不復差兼。乾道中詔諸州置準備將一員專一管轄日逐訓練揀中考覈此外之統擇諸將州郡之兵然也。

都統

唐天寶末置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北平盧龍節度使都統之名始於此。乾元物李岷除都統淮南江東西節度使宣慰觀察處置等使都統之號始於此。唐制或總五道或總三道。大中後討徐州以康承訓討黃巢以荆王鐸皆為都統黃巢之難置諸道行營都統掌征伐兵罷則省雖總諸道兵馬不賜旗節宋朝中興置統制一時兵興稱謂不一諸道起兵有自稱統制者州縣管押勤王兵者亦有稱統制者諸道都總管及諸司使宜差充統制者。建炎初劉光世上言於是皆罷

惟中都主兵官朝廷差充統制者仍舊。紹興中韓世忠張俊岳飛除
樞密使副罷宣撫司其統領將副並改充御前總樞密院各帶御前字
入御其兵馬就令部統制官節制

副都統

唐興元中置副都統。紹興中亦有副都統。隆興初詔應諸軍副都
統制並罷。乾道中陳天麟奏荆南都統王宣久病恐誤邊計蔣希奏
差負琦為副都統制就同管軍閏七月上謂宰執曰朕欲江上諸軍各
置副都統制一員令燕領軍事豈惟儲他日統制亦使主將有所顧忌
於是以郭剛為之樞密院制云復置在外副都統制裨贊主帥商議軍
事覺察奸弊所有本司文字與都統連銜調發軍馬并聽都統指揮此
以江諸鎮總軍旅考也

群書考索卷四十七

後集

群書考索卷四十八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木石山人劉弘毅校正

。兵門

歷代兵類

周自一里之井積而為通為成為終為同凡百里焉自百里之同積而
為封為畿九千里焉而天下之田井矣自四井之邑而為丘自四邑之
丘而為甸積而為六十四井為戎馬者四為兵車者一為牛者十二甲
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其出各有差焉自百乘之家而為千乘之國而為
萬乘提封九百萬井出賦凡六十四萬平為戎馬者四萬匹為兵車者
萬乘其數靡不具焉而天下之賦制矣自五人為伍積而為兩為卒者
百人焉百五卒為旅積而為師為軍凡萬二千五百人焉而天下之軍
立矣連帥比年以簡軍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太簡車徒則選擇為

有年春振旅以蒐夏麥合以田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則練者為有
時任地以令貢賦則農時不違因農隙以講武事則武備罔闕斷斷乎
良法美意其積非一日矣上刑。班固稱周商以兵定天下天下既
定則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里而制軍賦豈非兵之法至周
而後大備歟已上繫商泊。管仲變周兵為內政已有意於戰矣兵
法曰善戰者其勢險其法短司馬法自五人一變而為二十五人三變
而七十五人由是而推之至於一千五百為師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節
目繁悉要為不可敗而已至於內政則不然以齊國之衆而選士止於
三萬人其勢險矣率以萬人為軍而君與卿自將其法短矣以此進退
如决堤如轉石人誰敢犯之此其所以大得志於天下歟雖然夷吾之
意特欲使之必可戰而已卒之以不戰勝楚則猶有先王之意此五伯
所以獨美於威公也然而齊之內政始使兵農異趨制國為二十一鄉
工商之鄉六而士之鄉十五故有軌里連鄉師之制五家之軌為五人
十五之小戎四里之軍為四小戎之卒十里之鄉為十卒自五家為
之旅五鄉一車公將其一工商之鄉公高國各將其一

三軍教士三萬人如鄉之法百車八蓋鄰為五屬立五大夫使各帥一屬
之政故有邑卒鄉縣屬之制五鄰為一十家為邑十邑為卒十卒為鄉
五千乘可為三軍者古六甸之戰桓公自謂有帶甲十萬車五千乘蓋其斥地之大非齊舊封自三十家為邑至于五
屬為四十五萬家率九家二兵可為三軍者六蓋如鄉遂之法國中
士為兵鄰里之民為農兵不諳耒耜之勤而農不識干戈之事自是先
王寓兵於農其意亡矣晉武公初作一軍獻公作二軍惠公韓之敗作
州兵文公蒐于被廬七年作三軍城濮之賦車七百乘按楚遠啓疆
者曰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而平公治兵邾南
適四千乘昭公十三年則晉通率亦有五千乘其用七百乘猶齊之法也魯
自禽父三軍詩稱公徒三萬舉成數也實二成公作丘甲元年謀伐齊
襄公作三軍昭公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故邾人告吳曰
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蓋竭作也哀公始用田賦十二年以夫大變兵
乘之制而民無餘力矣楚自武王始為軍政作荆戶以伐隋廣而為三
軍然而成王時所謂車宮之甲若教之六卒申息之子弟略見於傳往

往非古公子嬰齊為簡之師襄公二年組甲被練也甲皆創名之康王特為掩始并沃衍牧隱臯賦車籍馬而有車兵徒兵甲楛之數靈王斥地益大陳蔡不羨邑則千乘於是有五帥左傳其人敗諸至平王又始為舟師焉若夫差犀甲之士十有三萬人其國語三將軍三萬人吳越春黃地之會三軍皆萬人此吳之兵也勾踐棲于會稽甲楛五千其始伐吳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其名不一已此越之兵也皆吳越無井牧之法戰國時齊地方二千里帶甲百萬臨苗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卒固已二十一萬大抵戰國之制勝甲以上皆籍為立戰國桓井諸侯斥地是時益尚騎射而技擊齊武卒魏胡服趙百金之習精有百行於中國後世詎力之兵用矣故荀卿曰秦人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然皆干賞蹈利之兵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而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威文之節制威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至矣斯言也

漢軍政

漢軍政其可取者五一日謹重二日寬卹三日嚴明四日均一五日周密吾觀漢世國有軍事則不專斷是以縛馬之書徧示百官漢書武帝紀雖屯田之奏初終不議國傳匈奴和親而四百石之博士得以抗論也張湯以至精兵郡國人主親為擇將相代地吾所急以委陳稀淮湯兵勁實摧灌夫畧可見漢世重兵戎之意然而從軍有勞得以復除高帝紀其關中卒從軍者復一歲亡士過多將軍有誼李廣金布着令尤卹死事金布着令尤卹死至饗遣衛士王祥天子臨幸士卒暴露朝會罷酒揚僕武帝責揚僕事畧可見寬卹矣自王侯郡守不得以擅與用虎符合而矯制有功者不賞都試借上者人誅其立卒者至矣上功增級而幕時已察馮奉尚事亭徽不治而出巡已誅食貨志上北乘傳行塞因以歸家揚僕而敢貢已至其抑欺罔也至矣禁撓者有誅安國傳後期者有誅張騫懦者有誅前漢功臣表張騫揚以至都試而不詣都所者不免論霍光誅屯而不詣屯所者以之興論趙賢事其責驕惰也至矣凡此亦足以

見其嚴明矣然而寬恤之恩多施之士卒嚴明之政每用之將帥各當其宜也當是時絲有複宣地節節物事等有成通成三然則絲成之法可謂其然然宰相之子乃不免成邊故將之家亦均於給賦惠帝元示吾法之無私也以至御史大夫出為護軍不為左遷韓安國為侍解酒泉太守即拜破羌拜趙充國傳不為異數輪臺之詔敗亡不換衛霍行封得受相除霍去病傳畧可見其均一之意至於上下相維防過密京師之兵纔萬人耳統於一官未為過多而二三卿士各分所領欲其相制也都試之役太守都尉事爾縣之令長丞尉何與而必欲俱會欲其相察也以至銅虎調發以防矯偽伍符素備以正什伍馬曹傳尺籍五符注郡縣有尉亦既足矣而又鄉置游徼亭設一長以防盜賊天下之亭幾三萬所前百官表二萬九畧可見其周密之意矣夫以謹重視兵戎故動可寡千六百三十五所悔以寬恤待士卒故下不怨勞以嚴明馭將帥故不敢驕惰以均一定軍制故天下無以議令以周密立兵防故姦究無以生心是以終漢之世天下晏然諸呂之國變生倉卒而備禦素具北胡南越連兵數年而

邦本不搖誠有以也

漢兵

先計口授田之法故賦兵以下而不以田丁衆而無田雖貧者不免於為兵故為兵者皆家人子起田中從軍而非素養者也出馬唐傳自其二十三為正卒於是傳借之疇官見高祖二年蕭何發關兵注以給公家縣役給於中都官則為衛士給於郡國則為材官給於邊縣則為戍卒皆正歲而成其給於縣則為更卒一月即更其更代往來道中衣裳悉自備惟衛士衣食於縣官罷遣則有饗後漢禮儀志其餘則否至於年五十六者始得為閑民就田里勸農桑兵革之事不預若高不滿六尺以上年未及二十三與夫過於五十六者謂之臝癯老弱在所不任其已仕於郡縣而被薦舉者皆不與給兵之選惟邊戍之事考甲紀注雖宰相之子不免寬傳司隸之子自行戍北邊此賦兵之大畧也四年注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女如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是謂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賦顧之月二十是謂踐更也天下之人皆直

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縣戍也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
戍者是為過更也其他則有中都官從執金吾緹騎及緝濯士似飛城
門兵皆中都之兵也夫關中三輔之卒屬於中尉無事則散於三輔戍
於中都如州郡法魏相為河南守得罪是時河南卒戍中都者二三千
人遼霍光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免相罪及京師有警則中尉調發以
為之備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之長安此所謂中都戍卒也
王溫舒朱發中尉脫卒數萬此所謂中尉戍卒也西羌反發三輔中都
官徒弛刑等擊寇正所謂中都官徒也中尉官屬有中壘即北軍王緹
騎五百二十人光武嘗嘆曰陰皇后傳仕宦當作執金吾言其徒役之
多也此所謂執金吾緹騎也緝濯士者掌治船而屬於水衡者也似飛
者漢募士驍勇者以似飛名之宣帝世西羌反發應募似飛騎射士請
金城者是也城門兵者自戾太子事後始置城門兵有城門校尉十二
城門候杜鄴傳王商以特進孔光以太傅領城門兵得舉吏如五府者
是也若郡國則有材官騎士有樓船有更卒有奔命有弩官蓋郡兵掌

於都尉天下郡國凡百有三置都尉九山西自三輔之外都畿十有
三而置都尉者乃三十人郡則有兩都尉會稽是也北邊諸郡則東西
南北中部都尉方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
輕車騎士此材官騎士也見光武紀七武帝內增七校刑法外有樓船
廬江郡有樓船官卜式請與博昌晉攻呂嘉伍破有潯陽樓船朱
有會稽樓船此志謂樓船也。昭帝始元間遣呂破胡發捷為蜀郡韓
命擊益州此所謂奔命也南郡有發弩官卜式上書願與臨雷習弩刻
傳式願與子男同博昌習船者請行此弩官者也若三輔則又有胡越騎六郡則又有良
家子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如趙充國李廣則出於隴西馮奉
世則出於上黨其延壽則出於北地皆是也漢世中首勇率行封諸率
為侯李廣軍功多用超等食貨志云大者封侯或置武功爵以賞戰士
績或賜武臣則倍於文官續漢功過相當則不賞李廣以適過行者有
功則不賞李廣以矯制有功者則不賞馮奉世傳也不詣屯所則有罰漢傳
擅弄兵則有罰功事延和四年增鹵獲利則有罰魏尚高擅發兵卒則

有罰是功臣表後期則有誅張鷟李昆儒則有誅揚僕脫歸則有誅
事建擅斥除騎士則有誅趙廣穿壁壘則有誅胡建匿亡虜則有誅公
赦爭功則有誅蕭漢世軍法最為嚴整此御軍賞罰之法也買爵至千
夫則復食貨入粟受爵至五大夫則復晁錯奏復一人文帝時見三老
及孝悌力田則復博士弟子及通一經則復元帝時見民產子則復高
二年復罷廢則復卿大夫老者疾者皆注功臣後則復宣紀地節二年
康元年凡百三十流民則復宣紀二年徙邊則復文帝時見養民馬則復
六人考功臣表宗室有屬籍及關內侯則復文紀四復諸州有屬籍者卿大夫國
或賜外或著外或著外或著外或著外或著外或著外或著外或著外或著外
子為除吏錄有復其錄役者有復其租稅者有復其身者有復其家者
有復一歲者有復二歲三歲者有復十二歲者有復終身有復後世者
此又漢世復除之法也

材官 車騎 樓船

漢兵散於郡國各有異習而不可以一律齊也巴蜀三河隸川則多材

官取其才力也高紀十一年發車騎材官及中隴西天水安定則多
士式元鼎六年發平西西北之地多輕車宣紀本始二年秋發故
隴東上郡北地皆有車東南之地多樓船故博昌潯陽會稽諸郡皆有
船以至臨淄之弩手魏荆楚之劍客楚之勇士奇才劍客也各推
其土之所宜而習熟一旦有事以羽檄召天下兵而無有不集事者方
其兵之在郡國也則屬之都尉每歲八月會都試高紀十一郡太守都
尉令長咸預各以其方之所習而課殿最焉若騎士既發而不詣屯所
則騎士有誅漢傳太守發騎士馬不適士則太守有貶矣是以郡國之
兵教習於平時而在發於有事民有更番之休而將無常權之患然漢
之材官騎士輕車樓船四者之兵惟其地之險勁而用之故能以我之
所長而不陷於其所短此其所以多取勝也漢興之初多戰於兗豫徐
宋之郊故夏侯嬰以兵車破李田於雍丘地屬陳留兗州灌嬰以車騎
破項籍於東城屬淮南皆車騎雜用之地也然東阿之敗高紀秦二年
陳秦以騎將不能勝漢之車城下之圍地屬其以餘卒不能勝漢之

騎見高比則騎之與車步之與騎其所遇之地固有優劣也至於韓信
之伐趙未至井陘而止合選輕騎二十擊趙王於泜水誠以井陘之險
非車騎之所便而彼則能據其地而用之歟伐胡之師多戰於函井河
朔之境故霍去病以萬騎出定襄公孫賀以輕車出雲中又武也皆車
騎雜用之地也然白登之圍木原州漢以步卒也不能勝敵之騎李
陵之敗漢以舟車不能禦虜之兵則騎之與步軍之與騎皆所遇之地
固自有優劣也至於衛青之出塞環武剛車以為營縱騎五千擊單于
於真顏城顏山趙信城以武剛之利非塞地之所恃而彼則能據其地
而用之歟琅邪以東盡海也車騎步卒某得而進自嚴助得海以救東
傳卒平其地而為郡縣此豈非海道之利於舟乎魏郤以西盡蜀也車
騎舟師是待進自蕭何請用巴蜀以定三秦而漢始知步戰之為利故
高帝自南鄭引兵從故道故道出襲雍卒降秦將以有成陽也此
豈非山阪之利於步乎大率北地利於騎中原長於車江湖利於舟而

應宜參本各隨其所利而用之晁錯言兵事亦幾於是矣

漢南北軍

漢京師有南北軍南北二軍同以相伺察周勃以北軍而安劉氏故南
北之相制而無偏重之患諸呂用事齊趙合兵西向與灌嬰連和以抗
呂氏以見其內有緩急則外足以制之也七國之變京師遣周亞夫將
三十六軍以討之不數月而遂定以見其外有緩急則內足以制之也
內外相維故無輕重之別。刑法志曰高祖既定天下踵秦而置材官
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也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
時講肄脩武備云所謂南北軍者初未知其果何在也及細攷之光祿
勳所掌即衛執戟殿下此其在內者也百官表言衛尉掌宮門衛屯兵
而漢舊儀云衛尉寺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衛士於周垣下為
區廬則亦在內明矣故諸呂之亂太尉既令鄴寄說祿得入北軍然尚
有南軍勅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得納相國產殿門故太尉先奪北軍次
奪南軍自外及內也江充傳時為直指繡衣充察貴戚近臣多奢侈者

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即移書光祿勳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毋
令得出入宮殿諸北軍而不當出入宮殿移劾門衛禁止而必屬之光
祿勳此又南軍在內者之驗也惟以八校為北軍而八校未置之前史
雖未詳載其何者為北軍如太尉之入北軍宋昌之鎮撫南北軍則北
軍自漢初置之久矣然以後事攷之如黃霸守京兆發騎士詣北軍馬
不適士劾之軍興則漢初北軍之制必各調發番上也加漢官儀云民
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之類是也觀霍光傳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
士不以南軍重之也使北軍果在內南軍果在外則何為不發外兵而
發內兵邪漢南兵不輕出故所出者惟北兵多見於史傳則北軍又不
得為之在內矣或曰北軍蓋指未央宮殿環衛王宮在長安之內者而
言所謂南軍蓋指十二城門及三輔所屬之長安之外者而言彼惟見
劉屈氂傳云上從甘泉來發長水及宣曲胡騎引騎長安而太子在內
乃曰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夫長水宣曲胡騎既曰北軍則當
在長安城內守王宮何為乃云入長安邪觀晉立壽王傳云上始為機

行胡騎正也池陽北至池陽南徼長楊蓋胡騎正也池陽則知胡騎長
水所以特在外者正以武帝常在池陽也武帝在外而衛兵亦在外亦
何嘗其為屬北軍若以北軍為內南軍為外則無據之甚矣三輔黃圖
云中壘屯騎虎賁屯兵越騎長水胡騎射獵八營宿衛王宮是也或謂
周勃安劉乃北軍制南軍之效此說得之若謂劉屈氂發三輔近縣兵
及長水宣曲胡騎入長安乃南軍制北軍之效則非也蓋漢南軍掌於
光祿勳衛尉百官表光祿勳有羽林期門之屬衛尉掌宮門衛屯兵是也
北軍掌於中尉如百官表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外而中尉屬官有中
壘李德裕撰劉洪規碑云漢氏京師有南北軍之屯武帝既平北粵內
增七校中尉實司其任是也南軍光祿勳衛尉掌之北軍中尉掌之故
胡廣曰衛尉巡行宮中執金吾徵於外相為表裏以擒奸討猾而唐李
德裕亦云漢以南北軍相制而南軍之在內北軍之在外又何疑焉漢之
南北軍正猶唐之南北衙也南衙衛兵是也北衙禁兵是也故攷漢制
者當曰宮殿內有郎衛羽林期門兵宮殿外有衛尉兵皇城之中有中

尉北軍兵京城之門有十二城門兵中尉徵循京師則又有三輔戍兵
中都諸官府有郡縣番上戍兵則漢兵大畧得之矣蓋自高帝之興櫛
風沐雨於鋒鏑之間為斯民請命上帝燕天下之謀合天下之勇而始
克平之豈其真天府之安享未央之尊而邊忘兵衛歟此南北軍之也
所以留神軫慮而不敢忽者也想夫營壘星羅儀衛翼張勇敢畢集而
戎容壯焉法律昭列而軍政修焉精鍛煉之工而戈甲利焉嚴廢牧之
令而軍馬備焉國勢以隆生威以強姦心以銷舉積諸此厥後諸呂譁
張周勃一入北軍而漢祚之安若泰山而四維自非高祖創定遠之規
後嗣何以克遵洪業哉傳世四百未之或改而制度益以備其故典領
之官則太尉上將軍衛將軍是也分掌之吏則中壘校尉北軍中候之
流是也僚屬之負則南北皆有軍正典丞天漢中胡廷所兼守者是也
勞賜之典則當更者上親臨饗之見於寬饒之傳選取之法二年則氏
年二十三而用五十六而退見於本紀之注其更休則一歲為衛十二
歲為材官高紀二年其閱習則西京曰都肄東京曰乘之乘之者所以取

蘇長六十四陣者也噫亦可謂備矣抑嘗觀高帝之時其所以治軍修
備者不獨南北軍也而止營蕭何則立武庫者也若韓信則申軍法者
也君臣之間用心如此蓋其欲得猛士守四方之志常存於胸中則宜
其天下既定之後低回顧念分也並立相與維持不容已也彼唐志之
說則言其南北相制而已通典之說則言南如唐之衛兵北如唐之羽
林而已或者又以南北迄漢更不復再叙而以為領城門兵者幾是是
皆其一端而非高祖所以飭武備貽謀深遠之意故畧之

雲臺諸將

范蔚宗二十八將傳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代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
之詳也然威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其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
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
固將有以焉光武監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讎之高勳景賈之洪
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不過特進朝請而已高秩厚禮名登元功
峻文深憲責成職建武之世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

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全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千後云今以
史傳而攷二十八將之功其大者如昆陽之戰邯鄲之戰與夫經畧河
北謹守河內之功其他如隴蜀之平赤眉群盜之捷皆其功之可錄者
也如王霸如傅俊之徒則有從擊尋邑昆陽之功如劉植景丹萬脩李
忠之徒亦有從擊邯鄲平河北之功固守信都以拒王郎而開門迎勞
者任光也合德陽上谷之突騎并軍而南以附漢者吳漢也方帝之朝
北征燕趙而河內尚難其守此其任亦重矣推寇徇以牧人御衆之才
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雖遠征未嘗乏食則中興之根本於是立矣方帝
自薊而還莫知所向且欲以信都之兵西還長安此其機亦危矣惟邳
彤力止其行而請奮二郡之兵揚響應之機以平河北則中興之機會
於是得矣自請北取上谷之兵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
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者景奩也陷陣却敵數破群盜撫劍抵掌
馳志伊吾之叱者臧宮馬武也馮異之討赤眉而三輔以平杜茂之擊
盧芳而虜門以平焉威聲會稽丹陽等六以討李憲而江淮以平陳俊

之從擊銅馬王果圖陸之擊朱鮪堅壁擊大槍於盧奴蓋延圍劉永於
惟陽以樓船數千艘逆流而上而徑破公孫述者岑彭也從馮異以伐
焉而使北地諸豪悉畔隗囂而來歸者祭遵也敢戰深入則有若賈復
主登陣陣則有若銚期以克定城邑焉本不存首級之功則有若朱祐
至若鄧禹之深沉大度授以西討之畧而入關之初三輔之民皆襁負
携子以迎王師者日以千數人皆知其為禹之功也而不知其杖策渡
河之初首論大計而乃有延攬英雄務結民心之語披輿地圖之時開
廣帝心而有在德厚薄不在小大之論任使諸將乃多訪於禹每有所
舉皆當其才此豈諸將所及哉此禹所以獨首於諸將也是以永平之
中顯宗慨念豈功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有王常李通竇融
卓茂合三十二人夫王常之得預其間者豈非以始事之初首率下江
諸將以欲輔漢室乎李通之獲與於此者豈非以南陽騷動之初與相
結約而起兵以相應乎竇融以河西而歸漢能使民之知義卓茂為宰
令而示教能使民之知化功亦可紀矣至於馬援聚米以陳隗囂必破

之狀守隴西而破先零之功擊武都羗而龍右情淨擊交趾寇而嶠南
悉平功非不著也而不與諸臣之次本欲示公適所以為私豈非椒房
之故非有所不敢及乎故東平王蒼觀雲臺功臣圖而獨以伏波為問
帝乃笑而不荅吁不言之中意可想矣其後安帝永初六年追惟勲烈
按圖披籍於是紹封二十八將之功臣興亡繼絕之意久而愈加亦顯
宗有以先之

宋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
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次第繫之篇末以志功臣之
次云爾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金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卓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琊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种

驃騎大將軍參議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善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河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脩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太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銑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揚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太傅宣德侯卓茂

漢唐備禦之策

漢待匈奴之策其畧有四而君子獨有取於孝文帝唐待匈奴之策其
失有四而君子猶有取於太宗班固云自漢興以至於今其與匈奴有

脩文而和親者矣有用武而克伐者矣有威服而臣蕃者矣然其大要
不過兩科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以愚觀之皆未得
其要也高祖自平城之後非不欲一舉而空朔庭然爭攘始定之初民
力彫弊思欲逞志而不可得故其勢不得而不用婁敬之策然以正朔
之所不能加而乃欲以甥舅之好羈縻之此其策之失也孝武設馬邑
之謀誘匈奴而邊備自是而始開鴈門之兵未已而雲中之也又遣至
於衛霍絕漢之師竭中國之力奮於一擊而士馬物故至於大半海內
虛耗實自此始至其甚也又從事於烏孫大宛之間開西域以斷匈奴
之右臂匈奴之勢未衰而中國固已疲弊矣此其策亦未為得也君子
尚取於漢唐自晉陽始興之初亟於得志於是屈意外助而借師於突
厥姑欲成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此其失一也關元天寶之間吐蕃最
盛而中國未易以遷屈也而元宗乃從事邊功輕舉妄動以取石堡城
拓境千里似若可喜未幾戍馬入寇邊境偃然而復取之邊事自是不寧
矣其後王忠嗣雖以持重安邊為策而哥舒翰復邀功於石堡安能

彼貼然而不較哉此其失二也范陽之變直至長安而兩京遂以入也
中勢固熾矣然以李郭之將而用李必自請范陽之策何慮不濟而
復踵前轍邀回紇以進討彼得以窺我矣宜其邀索無已卒為唐世大
患此其失三也宋泚經源之變以渾城李晟之併制之有餘力矣德宗
倉皇無策輕許以地而求吐蕃以助及奉天之難息而吐蕃之禍作矣
至於劫盟平涼以間諜名將變詐反覆而中國無一日之寧李必最善
為謀者自謂能不勞中國之兵而使吐蕃自困及觀其策而大要結回
紇以殺吐蕃之黨與招雲南以斷吐蕃之右臂亦出於一時不得已之
謀抑不思借回紇以制吐蕃則他日回紇之患亦一吐蕃也此其失四
也君子又何取於唐惟漢文之時雖曰未免和戎而留意邊備今年幸
代明年幸雍無歲不為自備之計躬被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子
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以作天下勇銳之氣聚天下精兵於廣
武以固中國不可犯之勢顧問焉唐慨想頗牧以屬意於守邊之將愚
是以知其得備戎之策六宗在唐慨然有雪耻酬百王之志滅突厥併

頡利斥地山陰至于大漠而又命將四出東馳西騁無不如意命君集以滅高昌而西北邊之地極于至遠君命道宗以滅延陀而回紇諸部悉稽首而請命親幸靈武以受降虜而得以伸其上報千古之意愚是以知其得禦戎之策矣自古待夷狄不出二策養威於內則有備戎之策伸威於外則有禦戎之策是以中國之計不出於守則出於戰所謂備戎者固一策也不容以自安於守則所謂禦戎者亦一策也待夷狄不出此二策然而文帝在漢惟知所以守而不知所以戰太宗在唐惟知所以戰而不知所以守猶未免得其一說惟今日擇將備邊屯田積穀以養中國不可犯之勢厲兵秣馬分兵教戰以乘夷狄可乘之勢用之於守則文帝備戎之策也用之於戰則太宗禦戎之策也兼漢唐之所長而並用之正今日事也又嘗反覆而論之漢之待匈奴有過於唐而唐之待匈奴未及於漢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漢之孝文猶知有自備之說也唐之所以為備也果何如哉觀貞觀盛時分處降虜以處塞下軍于瀚海皆置都護此乃太宗勝虜之後其勢不得不

出於此本非守禦中國之遠謀也唐惟不知所以為備戎之策故結唐之世雖從事於戎狄而卒不能得其要領被其冒見太宗之時不過於禦戎之策耳而不知所謂先為不可勝之計是以唐史臣於突厥傳惟叙不言太宗禦戎之功而惟叙謀臣內備之說如劉昫謂周得一策則取其惠中國以緩四方之意至其論漢則曰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民富後其爵以餌守臣則其將良此劉昫備戎之策為可取也杜佑謂關中鄭曰二渠既田數萬頃能復兩渠之饒屯田富力則河隴可復杜牧謂兵不見練事不責賞厚罰輕將不專任於是有五敗之說攷其為慮亦汲汲於自洽矣此二杜備戎之策為可用也孫權論南詔辟蠻謂宜度要害募卒以守相地分屯春耕夏蠶以資衣食秋冬嚴壁以待寇此孫權備戎之策為可用也然則唐末未嘗無策持其所用者不出此耳吁此唐之所以不及於漢也宋朝撫馭夷狄之規誠可以上繼有周之策澶淵之役契丹他國入寇真宗聽寇準征伐之策親御鞍馬兵鋒未交而虜人已折北木支退而請和真宗不拒也寶元中西夏擾我北

鄒韓范二公實任經畧之責兵戎爰興功緒隨見迨夫慶曆之時其人
納款仁宗然不加怙然之刑而許之自新抑且加以幣賜由是觀之祖
宗之時備禦之方積習於閑暇之時而應變於隨機之際可戰則戰可
和則和不使勢之在被常使權之在我是豈有漢唐一偏之失哉

群書考索卷四十八

後集

群書考索卷四十九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木石山人劉弘毅校正

。兵門

漢邊兵

漢世成邊之兵掌之無定官高祖陳豨以代相監趙代邊兵傳寬為代
相國將屯張蒼為代相國備邊寇本傳高武帝時李廣本傳程不識俱以
邊郡太守將屯趙充國本傳以中郎將屯上谷此掌之無定官也司馬
諱呂后五年始令戍卒歲更文帝十三年除戍卒令及武帝中世乃詔
減隴西上郡戍卒之半而宣帝時蓋寬饒為司隸子自行戍北邊何邪
攷韓安國傳安國與王恢議擊匈奴曰陛下復遣子弟乘邊守塞觀此
則戍卒之復其殆武帝之時乎蓋漢鴈門雲中以備北狄隴西諸郡以
備西羌巴蜀諸郡以備西南夷遼東燕齊諸郡以備朝鮮會稽諸郡以

備南越此漢邊備之大畧也及詳攷之邊郡增置長史驍兵則異於他
郡吏任事者得賜武庫兵則異於他吏都尉司馬不治民則異於他職
其於他吏如此其優也有事則廷臣集議上奏則不日報可其於
邊事如此其急也大司農調給費用或續以少府或令人粟於邊而受
錢都內武帝通西南夷租賦不足乃募豪民西其於邊費如此其備也
太守將萬騎行塞兵庫則專置令官三十六員分布西北有失亡則廷
尉史按驗亭檄不治則太守伏誅于以見其嚴邊備也民徙邊者則予
冬夏衣昆備論廩屯田則予犂牛元元三年止胡人所驅則予其半
昆備論于以見其厚邊民也從軍五尺以上買詣封事曰今西北二邊
戍卒一歲而一更昆備曰今邊方之此又邊兵之大畧也以至北邊諸
郡特藏兵器成紀建始元西北二邊分養苑馬漢儀內郡有守有丞
而已邊吏又有長吏以掌兵內郡郡縣有令丞而已邊郡則又置障塞
尉後百內郡則太守都試而已邊郡則又將萬騎行障塞而駕御邊吏
鎮撫邊民每加委曲丞相東曹掾掌邊吏之瑣兩言或有邊寇則按視

邊項而科條長吏每除邊吏則五府舉人以充之西域都護缺則推舉
臣會宗護羌校尉缺則會舉辛湯邊戍正卒一歲則更邊吏則三歲而
更其有任事者則取古者賜斧鉞之義而予之武庫之兵器母將降奏
至於從邊之民廩食給衣食北邊騎士輶車不第邊民被害饑寒相
失則天下共給其費蕭望之傳而六郡良家子則選以為即以給羽林以為
邊人榮大抵漢人之經理邊郡詳矣蓋西漢備禦西邊以為三輔捍蔽
其法最密與內郡不同蓋自周衰而西方迫近戎狄民習戰備高上氣
力漢因其俗取六郡之內騎射異等者謂之良家子補以為羽林期門
名將之選由此出使其俗有欣慕蓋有以鞍馬騎射為官而登將相者
太僕所掌牧師諸苑三十六所養馬三十六萬四分置河西六郡屯田
殖穀有農都尉以領之宜未效穀取之以為官名邑號一郡所積不下
百餘萬斛穀內尉雖廣止置一尉而西邊都尉增置特多又有兵史以
佐守掌兵馬胡騎仇徒則又有屬國都尉以領之東漢之興專意文治
公卿大夫往往鄙棄勇力是時西邊之備虛矣問其牧馬則漢陽一苑

之外餘郡無有也里有牧師苑官上養言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
之問其屯兵則平原度遼一營之外餘郡無有也兵馬一職無長史農
田之職無都護酒禮之會于通於上下而民始踈於內郡公府辟召皆
尚文行而西州豪傑不取也羽林期門不以黃門鼓吹選補則入錢穀
者即得之而段紀明皇甫規之徒乃以文學之策選於是可見故曰明
帝罷緣邊屯兵之後末平元年以野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八年用鄭
言置南蠻有變則置上林兵四年置十卷犯二輔則置長安雍二尉帝
求初四年置鮮卑為寇則置漁陽營安帝建初其後盜賊漫作緣邊海稍
稍增兵屯陽嘉元年增緣邊屯兵而扶風漢陽三百塢順帝紀永和五
漢道屯兵魏郡常山六百塢皆置屯長山雁傳詔魏郡趙國常山中
而西園八校乃以小黃門統之其事無足言矣

漢兵將

天下之患莫大於兵無事而聚食將有權而專兵先王必於其所自出
者深為之思曲為之備設卿選井田之制以寓兵設比閭族黨之官以

寓將於四時之際命有司講武而教民以鼓鼙鏡鑊之節諸侯卿大夫
朝聘燕享從容歡欣之際而猶不忘弓矢之事故方其有事則取兵於
農以執干戈取將於士大夫以典軍旅事已則將還其職以治民兵散
于野而力耕是以兵無聚食之費將無專兵之虞此其綱紀大意之所
在者而見於節目之間則征行者限其數調發者從其方備邊防者甚
嚴制畿兵者甚重其別又有四焉且通籍于司徒者若彼其衆征於司
馬者不能什一其限其數也而未嘗悉民以為兵伐楚以荆伐淮以江
漢是從其方也而未嘗調民以戍遠覆作而征雨雪而歸是邊防不以
無事而暫止蓋恐其一旦有倉卒之變元戎啓行不過十乘是畿兵不
以有故而輕出蓋恐其內外有輕重之患此先王之深慮寓諸節目者
又如此求其綱維而循其節目類皆無有隙之可議此其所以經久而
無後患而為先王之制歟自周衰一變而為秦之內政再變而為晉之
爰田先王之制其綱維節目掃地盡矣漢興吾始有望於復古者抑嘗
深考其制則夫紀綱所在吾固以先王之遺意尚存而猶有不滿於吾

心者亦以其節目之不詳而一代良法未能無累也何以言之民年二十則專於籍而歲及立秋則嚴兵法之練公卿子弟執戟以備宿衛而傅士即中皆課之射當是時民與士大夫有不閑軍旅者或為卒更或為踐更或為過更民皆已練之兵或取之於大農或取之於宗正或取之於太僕而士大夫皆可命之將以是觀之大抵漢制之善者在於兵不常聚而將無常負故材官騎士布滿郡國有事徵召否則罷歸衛霍勲大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去夫是以終漢之世上無叛將下無驕兵彼其綱維大體猶有先王之遺意善於漢亦何敢議若乃以軍擊虜預郡國材官之數者發之可也奈何更無告勅父母有市籍被獨何名而一切征行甚而列侯封君更二千石皆有所不免是悉民以為兵也得無困於征行之憂乎戊邊備胡如上郡北地隴西之兵調之可也奈何淮南之於漢汝南之於金城相去幾何里而一切調發而其東方之卒亦所不免是驅民以戍遠也得無困於調發之勞乎時平君不可以弛備矣而赤白囊一至始科瑣邊更卒必有不可用者何以為外防之

漢成卒若可實邊矣而中尉北軍亦出擊胡王旅將無鎮衛之職何以為內重之權漢之節目不謹者吾蓋於此而見之嗚呼漢去古未遠有憲于先王之制則既正綱維之本而復察於節目之間以無聚食之兵無擾兵之將而又征行者限其數調發者從其去備邊防者甚嚴制畿兵者甚重則漢之兵制非漢之兵制三代之兵制也夫惟綱維僅立而其節目見於數者大率疎畧而不加意是以漢之兵制雖少近古而卒不能遂如古也以此觀之古今之兵制大抵欲詳密而不宜疎畧也方其盛時京師有南北二軍之屯諸陵有六國豪傑之徒而其根本既強郡國有都尉掌兵邊郡復立長史而其法制甚備加以御兵之制簡肅精明文級之差而雲中之賞不行七日之速而金城之奏已報輪臺之詔敗亡不掩衛霍行封得喪相除而無壅蔽之欺雖其節目之不周而大體既正又得是數者維持之故未見其弊自中興以來而兵制浸失都試之法不可罷者罷之三校尉之官不可廢者廢之蓋至於郡兵不練而專倚南北二軍以集事是兵非養時比也士大夫不閑武事至引

邊將以入朝是將非曩時比也漢家之初不詳於節自備悉而今也又
并與其綱維大體者一切廢去漢為得而不表

漢唐邊備

形勢 兵旅

漢之邊備莫善於西漢自東漢以來則不可以言備矣唐之邊備莫善
於唐初自天寶以來則不可以言備矣西漢之時鴈門雲中以備北狄
隴西諸郡以備西寇巴蜀諸郡以備西南夷會稽諸郡以備南越此邊
備之形勢如此也丞相之子均調戍邊司隸之子見行戍邊太守將行
塞將兵萬騎三十六苑分置西北備邊之兵旅如此也屯田殖穀有農
都尉以領之一郡所積不下百餘萬斛入粟塞下糴穀糧中此邊備之
糧食如此也陳豨以望代相監趙代邊兵張蒼以代相國備邊寇李廣
程不識俱以邊郡太守將屯此備邊之將如此也至於東都中興之後
緣邊屯兵惟有度遼一營餘悉罷去視西漢形勢之備為如何罷車騎
材官即郡兵已虛罷都試法即兵不習戰邊郡亭候吏卒悉從城皆視
西漢兵旅之備為如何農之職不置都護而邊計無可備之積都隲任

尚發兵會聚則至於借俸候王其視西漢兵食之備為何自龍蜀既
平之後絕不言兵公府辟召皆尚文行而西州豪傑不與也段紀明皇
角規乃文學進士大夫不閑武事其視西都將帥之備為如何故曰漢
之邊備莫善於西都自東漢以後不可以言備矣有唐之初邊要之要
皆置總管寧朔要地或置大使以護突厥單于瀚海置都護府以禦北
邊此其備邊之形勢如此也邊戍之軍軍城守捉總之於道戍邊之兵
三年一代三時耕稼一時習武此其備邊之兵旅如此也太原屯田始
於睿靜太宗之時增屯并州足省餽運此其備邊之糧食如此也李世
勣都督并州而邊寇不擊太宗謂其賢於長城此其備邊之將如此也
自開元天寶以來諸道節度盡用胡人精兵咸聚北邊而天下之勢偏
重則其形勢視唐初如何也折衝諸府無可交之兵而戍卒更代多不
以時故杜子美一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則其兵旅之備視
唐初如何也兵卒驕恣或逐主帥德宗之時以邊兵諫神策由是塞上
再神策行營皆統於中人則其將帥視唐初又如何也唐初三邊之兵

止於十萬自李林甫導人主以邊功而三邊之師蓋四十九萬衣糧之
給以私勞費其後陸贄言備邊六失以為財置於兵表則其糧食視唐
初如何故曰唐之邊備莫善於唐初自天寶以來則不可以言備矣惟
我藝祖皇帝用李漢超屯關南以捍北虜郭進張西山以禦太原姚內
斌守慶州以備西戎所以為備邊之形勢也開寶之初制更戍之令使
熟知邊塞之扼塞三年一更或閱講武殿所以為備邊之軍旅也何繼
筠屯隸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遠軍四十年其餘皆不減十年邊境
賴之所以為備邊之將帥也西北二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問出入
徃徃賞賚又輒千萬是又備邊之軍食也蓋形勢張則可以固中國之
勢兵旅振則可以壯中國之威有軍食則緩急無轉餉之勞有將帥則
戎卒皆可用之士備邊之策莫先於此矣宋何承天備邊之對大要欲
田淮泗以實青徐築城邑以壯形勢計丁役以給鐵仗堅壁以俟其來
整甲以乘其弊周王朴上開邊策亦謂群材既集政事既成財用既充
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則有必取之勢愚敢以為獻雖然形勢也兵

旅也軍食也將帥也是四者固邊備之不可缺者然得其人則形勢不
虞其不獲軍食不患其不足兵旅不慮其不振苟無其人徒瑣瑣於是
數者之間事愈不可具舉矣昔先零諸羌嘗為漢患而漢之所以為備
者惟一充國耳今以其傳攷之馳至金城以圖上方畧四望隄中而知
虜之不能守則形勢之強愚知其不在漢而不在羌矣以淮陽汝南之步
兵分屯要害條上便宜十二事以省運輸則兵旅之糧軍食之豐愚知
其在漢而不在羌矣其後先零諸羌稽首請命金城屬國以處降羌是
漢之邊備得一充國而有徐吐蕃蠻夷常為唐患而唐之所以為備者
一德裕耳今以其傳攷之於劔南西川建籌邊接以山川險要列為二
圖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則形勢之強愚知其不在唐不在虜矣惟
邊子弟使之習戰而飛星流電總十一軍不聞乏食之患則兵旅之強
兵食之豐愚知其不在唐而不在虜矣其後南詔恐懼請還所俘吐蕃淮
州卒以城降是唐之邊備得一德裕而有餘然則今日之言邊備者於
是可得其要矣

唐府兵

吾觀李泌告德宗曰府兵之制史冊不詳於是各稽傳記以類焉蓋府

兵之制始於西魏蘇綽因於周隋而大備於唐二十為兵六十而免正唐志

十而民無常兵之勞三時耕稼一時治武見李教原而兵無常聚之患

六家而賦一兵李必曰府兵皆於六戶中選以上家有三丁是不悉民

以為兵也六家而供一兵此是不仰給於官也宿衛者一月而更正觀

年宿衛者甫上戍兵者三年而代李必曰戍邊舊制三年而代又曰開

晉一月而更則所以役民者甚簡也置府六百而居關中者三百六十以爲

太宗列置府兵八百餘所置府六百而居關中者三百六十以爲

觀中內有十六衛置府六百而居關中者三百六十以爲

同也此以通舉天下不敵關中所以明乎輕重之勢兵散于府將歸于

朝而無握兵之重所以杜乎禍亂之原見唐志若夫器甲則出於民唐志

皆自備輸之庫戍兵衣糧則又取辦於民劉仁軌曰士卒咸言物國無

養兵之費唯元從禁兵與番上衛兵或出征者有所給焉孫唐論又劉

海西百征伐之際不糧當從官給也至於教戰調發亦有可考者折

衝以農隙教戰陣按閱不精則罪至折衝并及刺史李泌此其教戰者

也國家有所召發則丁符契於郡府參驗乃發此其調發者然也唐志

夫府有三等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有折衝都尉左

右果毅都尉又有別將長史兵曹校尉旅師等官以其等級相統治則

有坊團隊火之制君無事時耕於野有事則命以出兵解輒罷其所以

織悉委曲為維持經久之計者誠三代而下近古之良法也故李泌謂

德宗曰正觀中北滅突厥延陀西取龜茲盡臣西域滅吐谷渾高宗滅

高麗百濟新羅皆府兵也自置府兵未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正以

經畫得宜而區處之盡善也杜牧作原十六衛亦曰國家始踵隋制開

十六衛將軍屬官各守分部夾峙禁省自正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間

戎臣兵伍未始逆命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郵表裏聖筭神術也古

今以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然不一再傳而弊端已見接于開元

其制因以廢墜是豈立法之不善蓋所以守之者非其制也且始者宿

衛之士月上而歲偏至高宗則番役更代多不以時唐志始者番上宿衛

衛之士月上而歲偏至高宗則番役更代多不以時唐志始者番上宿衛

衛之士月上而歲偏至高宗則番役更代多不以時唐志始者番上宿衛

謂之侍官至武后則悉假姻戚以充役使宿衛之士固亦有亡匿之患矣李氏始者出征多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命劉仁軌鎮洮河而兵始因於久戍李氏始者戰沒行陣則官其子孫高宗以後官不記錄而兵非樂於征戰又州縣調發類不以實壯而富者以財免貧雖老弱亦不得而逃焉州縣之兵於是又有逃亡之患矣劉仁軌速至於元宗之時衛士不給府兵寡弱李氏是以張說募贖騎以為長從宿山而番士之制已廢李林甫募長征兵以息山東之戍而邊戍之制又廢自是而後兵農既分不可復合於是有養兵之費矣故開元之時歲供邊兵至天寶以後益兵浸多為費浸廣天寶以後養兵每歲用衣千二百萬糧百九十萬斛又天寶九年朔方節度使張齊立給糧失宜軍士怒歐其判官至其甚也止此中見唐天寶以後贖騎之法又稍變廢士失拊循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邊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而戎器並廢祿山之變至無兵可以受甲至永泰建中之世其弊尤甚故獨孤及陸敬輿人皆言其弊以為竭天下之財以供無用之兵財利匱於兵兵統法出於奉軍豈非兵民既分其弊遂至於此歟加以

以後人主耳心功調發遠戍民益無以為生杜子美所謂一縱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時頭白還戍邊亦可見矣世之說者見府兵後日之弊遂歸咎於太宗立法之不詳蓋亦未深攷焉耳張說不能因時救弊以復正觀之舊願乃立苟簡之制以便目前畧不思異時之患遂使古人良法美意因不復見終唐之世根本不固國勢動搖失居重馭輕之意者說亦不得不任其責焉其後雖李泌與德宗議復府兵非不拳拳而終不可復社牧傷其廢壞厥然作原十六衛以自見意而一代之制竟無有能興起者豈非其源一失後世難於復攷歟識者觀古制之不存後世蓋不無恨於張說也

唐藩鎮

唐自太宗參酌西魏周隋之制以防天下之變而府兵之制遂為一代之大法分置諸府以布列內外更番迭上以分隸禁衛總天下凡八百餘府而環京畿者殆五百餘所以防外重內輕之憂隊伍火長各有等差折衝果毅各有定序所以立上下相維之勢四方有警則命將以出

事已輒罷則又所以防跋扈專恣之漸至於邊防之制則城提鎮守卒
皆有使一道則又有大將以總其權當是時進退伸縮罔不惟朝廷之
命而將帥重臣無不奔走以承要東京邑嚴固而四方無虞此貞觀之
世所以為有唐極盛之時也自府兵法壞而節度之權浸浸日重而藩
鎮之禍始盤結而不可解終唐之世與國更為消長而一代之變其大
節有可論者方永徽之初都督帶使持節者始曰節度斯時有節度之
名矣猶未具其官也再傳景雲之出薛訥為幽州節度使斯時有節度
之職矣猶未重其權也接于開元文武迭用不久任不遙授專領正觀
故事猶有存者此蓋元宗之初年也奈何遙授之端一啓於王嗣真之
寵兼領之設復溺於蓋加運之私愛攘卻四夷之意始銳然以自奮而
為邊將者十餘年而不易方鎮之權於是乎重使元宗請求立一國之
舊制使無外重內輕之弊則復可維持而不亂惜其募廣騎以宿衛而
無可交之兵在內之勢日輕置長征於邊而精銳咸聚西北在外之勢
日重十道置使偏於邊陲而藩鎮有強盛之勢節度之職盡用胡人而

國家無藩籬之助漁陽之變豈特智者而後知哉肅宗起兵靈武初造
圖畫是宜正上下之分以紀綱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承久之志
彼命將帥統藩鎮國之重事也王元志之亡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
請不問賢否惟其所欲與者授之節鉞甚至偏裨逐主帥亦因以位授
任之爵祿廢置不出於上而出於下則禍亂未庸有極乎廣德之際安
史之亂既已削平河北諸州既已賓服此正因事置變之機也子儀之
在當時力請解罷節度以收兵權其所以為後日慮至深切也代宗一
切不之聽卒使僕固懷恩養寇以自封而薛嵩李寶臣之徒皆分帥河
北以自固其黨于時朝廷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以授之此所以復兆
後日之禍也德宗慷慨發憤殲德積弊即位之初罷貢獻省樂工雖足
以警動淄青之亂卒然不思因時之制以隄防人心是李惟岳欲世襲
於成德一不如志而田悅之徒遂相顧而起向使紀綱素立則彼奔走
聽命之不暇又安有四王一帝之借札陸敬輿在深為國慮論關中形
勢之要君重馭輕之說而且拳拳於府兵之舊此正維持久長之深計

也德宗之制皆於惟不足以知此而乃却而不奉天之幸亦其勢之必至也洎及都邑而姑息愈甚此所以養成藩鎮之禍若夫憲宗能用杜黃裳諸人故能以威武起衰弊殆非爵數君所比者劉闢阻兵巴蜀則既平之李錡之守長江則又平之楊惠琳據夏州則又平之吳元濟之擅兵淮蔡則又平之所向無前所征無克是以王承宗以德棣二州自獻於上程權以滄景一州鎮而自歸於朝為重嗣之在橫海又舉支郡之兵盡屬刺史向時相與跋扈以拒朝命者垂六十年今皆拱手以傳約束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異時河朔之歸劉總之策瓜分其地而稟命於朝慨然欲為諸鎮倡首者是豈無故而然哉正以憲宗威畧在人者未泯也惜乎穆宗溺於宴安而崔植杜元穎輩又恬不之省遂激成朱克融之亂而至於王庭湊之擅魏博史憲成之擅成德合從方命故河朔再失以迄盧之亡常是時魏洪簡君中用事將不得擅令而授方畧於禁中雖以裝晉公之元臣宿望竟不能以成功終於師老財匱而止其後澤潞之役李德裕許河朔世襲以安其心自正觀開元

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有變然則開元天寶之後其所以兆亂禍禍者其本末於是而可觀矣

南北衙 神策左 右十軍

唐書志曰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騎兵騎兵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而滿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以今攷之曰左右羽林軍曰左右龍武軍曰左右神武軍總曰北衙六軍蓋唐有南北衙兵兩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初高祖已定天下其義兵願從宿衛者三萬人號元從禁軍至正觀時擇其善射者曰百騎高宗時則置羽林軍武后時則曰千騎睿宗時則曰萬騎此羽林之制也元宗以萬騎平難改為左右龍武於是而有龍武之號肅宗時靈武之後調補北軍置左右神武於是而有神武之名及廣德之初代宗以避吐蕃而幸陝魚朝恩舉在陝之兵而迎扈悉號神策元宗之初吐蕃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浸盛分為左右勢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他軍比自

肅宗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若夫李德裕之在蜀則有雄邊子弟李抱真之在澤潞則有昭義步兵方德裕之在劍南也建籌邊樓以左右二圖而圖其險要率戶二百而取一人使習戰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故南詔吐蕃悉以城降方抱真之在澤潞也以上黨正為正衛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使農隙習射比三年而得精兵三萬遂雄山東此又在外之軍者也

三國晉宋兵

晉置二衛左右前後驍騎七軍以中軍將軍而統之是多舟師而兵有車下虎士牛舟陽青巾虎交州義士見及健兒武射之名非一赤壁之敗兵八十萬須濡之屯兵亦四十萬蜀兵率十萬是兵三十三萬通三國之兵僅視其戶之數斯民得無病乎晉武之制大抵內強宿衛領之貴戚外削州牧統於宗藩皆懲魏也未幾宗王橫肆而宿衛散於外府禁軍單虛而州牧轉為強鎮是以關門無結草之固晉陽有憂

舉之甲敵而反弱將削而致大何其事不師古急於矯弊崇私廢公而患生所備也比及江左江州之兵至或單丁俱上不得番休民滋胥怨是以宗室誘之則為八王之亂夷狄壞之則為五胡之擾方鎮聚之則為王蘇庾元之亂自昔禍敗至晉滋極職兵之由終晉之世惟陳魏馬隆得諸葛亮古陣遺法畧試一二隆以募兵三千平西涼厥功彌著總軍雖不隱見然徒校標儼兵之一物耳當涼關蒼皇之中而白虎幡一麾衆皆解甲麾弓素信收斂至此孰謂占法不可施之後世而軍政之無益於國哉方五胡亂華之時民間豪傑各推塢主以寇抄為事元帝南渡依江以立國祖述北討藉以為重自用才叶議後率以奴為兵庾翼所統六州奴北伐百姓嗟怨戰輒奔敗終元帝世惟謝元一戰有功蓋所謂北府兵也劉牢之常領精銳為前鋒戰無不捷劉裕亦以此府兵有功皆北兵也自劉裕以刑君上流甲兵半朝廷而才崇立襁褓迭遷方獄文帝元嘉之政最為可稱置宣武場校獵講武然而丞用其民猜防智將殺擅道濟使王元謨等北伐再舉再敗邑里蕭條當是時

惟荆州尚全後以潘州大重分荆揚別置二州而晉人上流中流重鎮
之意掃地於此蓋自元嘉以來王亂始自十五至十大為半丁十七為
全丁而何承天備邊之論亦云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計丁課
役盡稍稍欲裁制矣 然文帝銳志中原不暇息民方其一舉悉發六
州情使暫行而白丁不教輕進易退卒至敗衄帝猶不已由是盡戶發
丁王公子弟亦皆從役重以符由上御士無專統元嘉北伐常授成律
交戰日時亦待中詔嗚呼無惑乎斯民至此極也

將 在一

昔者鞏之戰此晉兵也焮之戰此在晉兵也夫置豈強於鞏而弱於焮
我而勝負異變功業相反何執吾觀鞏之役也韓厥戮人卻克分誘卻
克流血張侯并繼至於振旅入國士變後師策勳勞將卻克先捷由是
范叔歸功於荀庚樂書歸功於范燮有將如此為將而不勝若焮之戰
則異於此矣方與楚遇荀林父欲還隋武子亦欲還先穀欲進韓子亦
欲進至於鄭人如師彘子欲許繼武子亦欲不許趙括趙同欲許甚者

魏鍾求公族而未得戰而敗趙旃求卿未得而怨欲戰而敗夫如是雖
微楚晉固先潰况以楚師壓之則其敗也無足怪由是觀之晉之兵非
有變也將帥之心不一勝負必至此也漢武之世兵數大出元朔五年
衛青以三萬騎有功元狩四年青以五萬騎而無功蓋元朔之後諸校
力戰公孫敖李蔡李沮李息輩皆從大將軍而有功至於蘇建無功青
不專誅三子封侯青不受賞皆謝曰諸校之力夫元戎與列校如此以
之克獲雖三萬不為之塞元狩之行霍去病始寵青之眷始衰分兵異
出而敢戰深入之士皆為去病青由是心不平矣李廣欲先當匈奴而
青使並出東道廣固辭青固遣卒以失期死青以不見敵不封而去病
日盛當是時兩軍出塞馬凡十四萬疋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則不知
足以致此故曰選兵不如選將一士心不如一將心雖然士卒有心將
帥一之將帥有心其誰能一蓋至於此則事歸於廟堂而功繫於君相
趙充國上屯田之奏將持久以敵先零非魏弱翁任其說則不能以成
功諸葛孔明出師一表反覆議論大抵望左右之得人以祖述之績著

于河南而以戴若思代之則以憤卒鄧子儀李光弼之忠見於復兩京
而以魚朝恩統之則以殺敗李晟以張延賞私憾而失兵柄卒使渾瑊
為吐蕃所詐賀蘭進明以房琯之素嫌而不敢復出兵卒使張巡許遠
為安祿山所殺故曰擇將不如擇兵

擇將

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吳兵捷於赤壁以劉元德之視陸遜甚
於嬰難而蜀師切於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
以縱兵取成都南北異習也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乎地之
遠近也夫以東晉之衰而謝元得志於肥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
於潼關是又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強弱任無久遠敵無
堅脆地無遠近時無治亂不用之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惟其將而已矣
然則擇將之術宜如何東坡蘇公進卷曰天下之實材不可求之於言
語又不可較於武力獨見之於戰爾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
兵子玉之治兵於為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為買觀之以為剛而

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閭閻知其可用
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其如治兵之不可欺也武舉方畧一類以來之
觀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不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
廉也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前代以
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翦項籍二人而多多益辦者獨韓信
能之自餘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趙括以四十五萬敗於長平漢初
合五諸侯兵五十六萬敗於彭城以三十萬困於白登王恢引三十二
萬伏馬邑無功王尋王邑以百萬敗於昆陽符堅以八十萬敗於合肥
隋以九十萬敗於遼東其衆愈多而敗愈盛然猶有可議者曰將不善
若曹公則可謂善將矣復以水軍六十萬而敗於烏林是時戰艦相接
故為敵人所繞大衆屯聚故疫死者過半此兵多為累之明驗也雖然
漢擇將之法猶可取焉漢選置將帥不與他官比非昔之所習知則出
於一時之論薦嘗試而泛使之鮮有不敗者漢之將帥多由於環衛使
其出入於周旋殿陛之間其果毅沈鷁忠義勇武皆天子之所熟識隨

其材器而使之可也故夏侯嬰以奉車李廣以騎即將趙充國甘延壽以羽林郎衛青霍去病以侍中其朝夕色從久為天子見知無不為漢名將韓信為治粟都尉數與丞相蕭何言而奇之卒拜為大將李陵將兵於外天子召見於武臺而卒用以代軍子蓋至於設六郡良家子以為水將之方置羽林期門以為蓄將之地以為良法夫取之於山西出將之地而養之以官禁扈從之中一旦有警則選諸環衛而用之真可謂鎮牧在禁中者邪雖然又有儒將焉鄧禹受詩長安光武循河北為將軍馮異好讀書而通孫子法賈復習尚書朱祐習儒學蔡遵雖在軍旅不忘俎豆魯肅公在軍陣手不釋卷陸凱統軍好大元論杜預征南通左氏傳要師德權進士第及吐蕃犯塞從軍西討裴行儉舉明經為朔方總管以儒而能將者也

群書考索卷四十九

後集

卷一